



野有烽燧沐风雨

□ 马超和

烽燧是河西走廊一道惹眼的风景,家乡人称之为“墩”。“五里一小墩,十里一大墩”,它们或雄踞于山巅,或傲立于戈壁,或蜷缩于沟谷。它们身侧,有芨芨草,有茵陈蒿,有骆驼刺,有沙拐枣,或高或矮,或密或疏,或素或艳,和谐相依,谁是主角,谁是陪衬,哪能说说得清呢!

烽燧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军事观察、通讯的前沿哨所。大军突至,兵锋正盛,岂是区区烽燧守备力量能抗!所以,烽燧的主要作用还是传递消息。烽燧传递消息的方式是燃积薪,白天烟烟,夜晚举火。夜间放火曰“烽”,白天烟烟曰“燧”,故称之为“烽燧”,也以烽火台、烽火台、烟墩、烟火台称之。烽燧通常是夯土板筑的,夹杂了芨芨草,抑或红柳、白刺的细枝。燧堡设有燧长,住有若干戍卒。以当时的社会水平,戍卒们捕捉敌情信息全凭眼睛和耳朵,他们必须集中注意力,不能放过任何风吹草动。夜晚,他们既要时刻关注相邻烽燧的情况,又要倾听周围动静。

烽燧上应该有营房,普普通通的,也就是遮风挡雨。内里应该没有什么陈设,土炕上垫着秸秆或荒草,其上铺着兽皮——羊皮,牛皮,马皮,抑或其他。室内充斥着或浓或淡的腥臊味。夜深时分,烽燧上或许会响起天南海北的民歌小调,慰藉思乡之情。

烽燧上定然有存储柴草的棚子,否则,一场突如

其来的雨泼下来,柴草湿透了,若是有敌情,点不着火,焐不出烟,怎生是好!存储柴草的棚子绝对不会在烽燧下——敌对势力若是将烽燧围个水泄不通,柴草难以以为继,可就束手无策了。

燃积薪的消息传递方式太受天气制约了,风急雨大,雾重霜沉,都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。强敌叩边,情况紧急,不可耽误,势必飞马走报。烽燧应该配有马匹。河西走廊有荒野,也有草原。坦荡如砥的荒野适合马匹驰骋,辽阔丰腴的草原适合马匹生衍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这些散布在河西走廊的烽燧必然优先得到保障。因为用途单一,烽燧上的马匹不需要太多,一两匹就好。马厩应该就在近前。

马厩近旁应该有存放饲料的棚子。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那马即便不用冲锋陷阵,也很宝贵。马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,其饲料装备务必充分保障。干草是重要的战备物资,是历代王朝向民间征调的重点。大户人家通常以车计,小家小户则以束计。草束的体积、重量应有定制,不然会让人钻了空子,弛废的还是军务。关乎兵戎,凡事不可小视。

西北边线配给的主要是粟米,只因它种植广泛,且耐储存。新鲜蔬菜么,以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,不易储藏,不易转运,自是难得。长时间不吃蔬菜,纵然

铁打的身体,也吃不消。但凡条件允许,戍卒或许会在烽燧周围开块地,种些蔬菜。菜地里最常见的面孔应该是韭菜、白菜、萝卜、冬瓜,可能也有大蒜、香菜,辣椒、红薯、菊芋之类是断然不会有的——它们还没有登上这个阔大的历史舞台呢!菜地周围,应该有枯干的灌木枝条插竖的简易篱笆,用以阻挡田野里那些不速之客的光顾。菜种或许是出征时带的,或许是委托负责粮草押运的同胞从远近的集市上买的。

经历千百年风雨洗刷,烽燧根基颓朽得厉害,即便如此,它们也是不折不扣的幸运者,没有被人们觉得碍事碍眼,毁灭在营房造屋、平田整地的过程中。它们葺葺于立,仍保持着刚毅的风骨。

在河西走廊行走,我阅“燧”无数。每座烽燧都有自己的名字,塔墩、严家墩、月牙墩……这些或许不是它们最初的称呼。在广阔大地上,它们是很重要的参照物,塔墩西面的土岭,月牙墩南面的洼地,四方墩北边的沟槽,附近的人都晓得。否则,说的人纵然急红了脸,听的人依旧一头雾水。

古老岁月里,西北是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重点。毫无疑问,守边的将士们枕戈待旦,广大的后方才可以安定祥和。古旧的烽燧,无疑也是对眼前岁月静好的一种注解和诠释。

天水遐思

□ 余加亮

站在卦台山俯瞰
这座千年时光铸造的龙城
泾渭分明令我目不暇接
我用眼光抚摸那古色的一砖一瓦
掌心却感到了八千年前的心跳
我跪拜在飞将军的面前
分明听见雪夜里射虎的飞矢之鸣
我在天水千古秀中穿越
把朝圣的心化成如血的丝带
挂在麦积山的最高处

傍晚的河湾(外一首)

□ 张军

几声鸟鸣
凝成一粒露珠
落入我伸出的掌心里
风,从河那边吹过来
还没抵达我面前
便被途中的花草
吮吸干净
那颗星,我无法邀约
眨眼间,一丝柔情
便融进泻下的月光里

西大湖

一群鸟,飞过去
三朵云,飘过来
虹鳟鱼在溪水里蹭背
鳞片上的锈迹
融入了光明的成分
草滩的尽头
有个牧羊人,挥动长鞭
把羊群赶到了天上
把白云赶到了地下

金马池之恋

□ 李璇

我带着十万热爱,抵达
葱茏里生长的乡镇
恬静辽阔的草原
让我无法克制内心的豁然
打着底色的草木逐渐延伸
一群蜜蜂忙着筑巢
它们的翅膀沾满白云的舒展
我久久伫立,想象这盛大的安宁
是谁开启的人间仙境
给金厂、马营和池坝
冠上“金马池”的美誉
天色正好。我踏着崭新的街道
向对面走来的人群招手
他们热情地冲我微笑
挡不住的温暖
此刻在金马池的目光里释放



百花

第 3255 期

一番菱荷生池沼

〔中国画〕

武婧作

月照金川峡

□ 王泽玉

今夜月下的山川何其朦胧。
迷蒙的月色,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,柔柔的,静静的。月下的天,比白天低了;月下的地,比白天远了。月下的世界一片寂静,一切是那样陌生和新鲜。我看到了遥远的古代。李白望过的月、杜甫望过的月、李清照望过的月、苏轼望过的月,就是这个样子。蔓草中的蟋蟀吟唱的月,就是这个样子。今夜月下的山河,如此动人。

安静得如同一幅水墨画,朦胧得如同一首李商隐的诗,邈远得如同我无处栖落的思绪。

这次路过金川峡恰好在夜晚,而且是有月色的夜晚,是月圆的夜晚。明月刚刚挣脱山岗,东方的夜空一片幽邃,浸泡在乳白之中。背阴的坡上一片淡淡的山影,让你想象和挖掘其中有多少审美的矿藏。那山影,不可用淡墨涂抹,那样的色度,不够音量,唱不响明月对深山的演奏;那山影,也不可用浓墨渲染,那样的色度,音量太大,高分贝的浓黑会覆盖月色弹奏的清音。让我凭感觉,让我用想象,想必,我会用河山在月色中的静默给我的启示,找到一丝闪亮的灵感,照亮我心中的画布。

山中月下的水安静又平缓,它流来的地方有一样的月色,它流去的地方也有相同的银白。流过万水千山,它有万千身段,也有万千月色。

今夜,那涧水撒下细碎的月色,因为山影的投射,那细碎的跳荡没有明显的亮色。一种黯淡的浮光在上面,没有明显的波动,不见白天水流与溪中顽

石的激辩。月下的水和石都是沉默的,它们在回忆白昼的所见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它们会不会也睡着?睡着了,若不小心流错了路径,醒来后会后悔吗?会埋怨这太深的夜和太美的月色?如果月色可以积累,那流水在下游的家里一定有千层万层的堆积,它要用那些银色的堆积建造什么呢?

明月夜,山头上的高压电线从这一个山头扯到那一个山头,将头顶的天空切割成长条。从铁塔支撑的高压线下经过,有一种天被丈量、被撑高了的感觉。月下的思绪是缤纷的。

在月下的山中,山中的溪涧,想起了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“江畔何人初见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”。天上的明月是在哪一年第一次照见这峡谷中的第一个人影?那第一个人又是谁,她极其幸福、又极其幸运地在哪一个晚上看见了天上的明月?何其原始的问题,何其美丽的动问!问到了宇宙的年龄,问到了人类的岁数,问到了剧目刚刚编好准备上演的时候。问到了那时的灯光,那时的舞台,那时的演员。然而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?那已是多少年以前的演出了,仿佛只可以遥遥推测和想象,那演出一定是美丽的,那演员一定是一袭长裙的女子,她有绝世的风华,万丈的温柔。她在江畔月下的芳甸中,柔波一样地跳着旷世舞蹈,山为之动容,水为之徘徊,久久不忍离去,不忍恢复到山的冷峻,水的喧哗。

今夜月下的我,见到的好像是时间刚刚起步时的那还没长大的月亮——少女时候的月亮。

我的老师讲作家赵树理先生的《求雨》时,教室外面的太阳晒得正烈,仿佛听得见庄稼的焦渴声。

盛夏,天空蓝盈盈万里无云,热烘烘树静风至,炙烤得万物蔫头耷脑,路面烫土蔽日。葫芦河咸重味苦,黏稠浑浊,不适宜浇灌,小河水床裸露,细水断流,无抽水机,靠人力肩挑手提等同杯水车薪。山区的洋芋玉米只能听天由命,川道的辣椒西瓜茄子则须全力施救。

农人们心急如焚,像《求雨》里的于天佑一样,村里的老农各种谋划只为求雨……小说中,老顽固于天佑求雨失败,村支书于长水开渠引水成功。

实际上,我们的父辈曾经有过拦河坝坝,修渠引水之举。可在干旱面前,雨水仍是遥遥无期的梦想。此土此地,该用什么方式摆脱千百年来水的困扰?什么时候庄稼能在风清雨露中开怀畅饮,痛快生长?

我于1995年回到家乡,在乡镇政府工作,被派驻王马西张两村。这里全家人共用一盆洗脸水。村民住在山顶,取水要到沟底,干旱截断了渗水汇集的小溪,泥泉的青蛙呱呱呱噪,石缝的岩水偶尔叮咚滴漏。每天凌晨两三点,青壮年举着手电,挑起水桶顺着羊肠小道下到深沟等水。

改变从未停止。那几年,我们协助群众建设“121”雨水集流工程,引进地膜小麦、膜侧玉米技术。2000年前后,国家大规模实施“退耕还林”,整齐划一的育林坑里栽植上沙棘刺槐山毛桃。五六年后,还有好的消息杳然而至,“引洮工程”要经过静宁。

此时,全县小气候改善,南部果树成林,中北部树木茂盛,雨水不时造访。然而,县城仍受饮用水问题的困扰——城北南下的葫芦河水苦难难饮,城南的渝河水水质硬化。甘碛子河作为葫芦河的支流,因出于深山,流经净地,适于酿酒,被辟为新的水源地。

初夏的一天,我和同事前往北部乡镇,路过山顶一施工现场,问及驻村干部,他说这正是“引洮工程”项目的一部分。那一刻,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兴奋。我们站在潮湿的泥土上,极目远望,宽阔的河渠浩浩荡荡

马兰花之约

□ 田小秀

我和友人一起奔赴一场马兰花的之约。

车子从高速公路转入通往冰沟河的公路,到达景区已经是上午10时,游客熙熙攘攘,远远地,一朵飞碟般的白云飘在景区大门上空,平添了几分神秘。

进入景区,我们恍若闯入了另外一个时空。放眼望去,满目青山,苍松翠柏延绵不绝。

乘坐观光车进入冰沟河深处,一路上牧草青青,河流奔腾,小鸟啾啾。清新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气息、森林的气息、马兰花的气息……

前方羊群挡住了路,刹那间,观光车就被熙熙攘攘的羊群拥在路中间,羊头攒动的路面犹如奔腾的河流让人雀跃,真想跳下车跟随羊群去弘化牧场找寻公主的芳踪。见惯游人的羊群并不慌张,一只紧跟着一只,从容地穿过马路,奔路边的草场而去。又有大批的羊群向河滩拥过来,越来越多。下了观光车,和摄影友们迫不及待地奔向河滩的羊群拍摄,我们越往前,羊群却离我们越远,牧羊人大声喊话让我们别过去,羊群就过来了。听了牧羊人的话,我们退回路边,羊群真的漫了开来。我从羊群后面抄过去,到了羊群的南侧,羊群已经在河边的树荫下卧地歇息,看见我很是诧异,纷纷起立走开。有只黑头羊居然盯住我,好像在询问,不就照个相吗,干嘛打扰我们?我笑着向他招招手,感觉它读懂了我的善意,没有匆忙走开,而是死死盯住我的手,我再次向它挥手,黑头羊这才一步三回头离开了我的视线。

特殊的地理条件让冰沟河巨石遍地,远远望去整个河滩都是石头,走近了才发现溪流密布,河水清澈透亮,是阿尼岗噶尔雪山融化的雪水,掬一口,清凉甘甜,沁人肺腑。这河像极了儿时家乡那条大河。此刻,它弥补了我的缺憾,慰藉着我的心。我从这颗石头跳到那颗石头,站在了河中央,飞起的浪花打湿了

荡顺山势蜿蜒伸展,闪耀着律动的光辉。

葫芦河源于西吉县境的月亮山,途经静宁,在天水市麦积区石佛镇南汇入渭河。2020年初,我北出静宁去西吉,见道路旁有建筑工地干得热火朝天,同行老友说,这就是引洮二期配套静宁县城乡供水工程大本营。我深感欢喜,咱们也能喝上洮河水了。

2022年6月27日,这是必须写入静宁地方志的历史性时刻。当天上午十时许,引洮二期供水静宁县城区水源成功切换。管线末端,千家万户喜笑颜开,拧开水龙头,静待长途奔波的洮河水踟蹰流入……

农历七月初七,天高云淡,艳阳高照,惠风和畅。我直接抵达现场,征得同意,登上调蓄池坝堤,水汽盈盈,通体清凉。透过铁丝围栏方形空隙,椭圆形调蓄池波光粼粼,水天一色,碧水倒映着蓝盈盈的天空,一群叽叽喳喳的喜鹊快乐地飞过。



我的裙裾,张开双臂,风撩起了我的长发,恍若飞翔在家乡的大河之上。

踏上河对面神往已久的马兰花大草原,踩上马兰花草原的木栈道,我们像欣赏自家花园那般悠闲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纯美的草原,整个草原就一种花,马兰花。走了那么久我连棵杂草都没发现,我怀疑是人工剔除了别的花儿和杂草。但又想,近万亩的草原,绝不可能被剔除得如此干净。那只有有一种可能,马兰花根系强大,别的植物不容易侵入,或者是牛羊替马兰花草原清除了杂草。开始我还担心这大片美丽的花儿别被河滩的羊群吃掉,可马兰花叶连一点啃食过的痕迹都没有,被当作肥料的牛粪比比皆是。显而易见,牛、马、羊都不吃马兰花。连牛羊都不忍啃食的花儿,怎不令人怜惜?

这是马兰花的盛会啊,满眼全是蓝紫色的花儿。微风徐来,千万只蓝色的蝴蝶在碧波上翻飞,我们被淹没在蓝色波涛里,不思归路。清俊、脱俗……这些词汇都不能表达对马兰花的感触,这是一片开到心坎里的花儿,美得让人有流泪的冲动。

沉浸在花海中的摄影者,有的摆弄飞行器拍摄,有的拿着相机雕塑般静守着花儿,还有摄影者干脆在马兰花丛中酣然入睡。“不管风云如何突变,我且沉醉花间酣睡”,此刻他一定梦见了山坡上放牧的童年,只有热恋着家乡的人才会在这潮湿的草地上睡得如此香甜。

远处成群的牛羊亦淹没在了马兰花海里,我想象过无数遍的场景,真真切切就在眼前。真想骑上一匹白色的骏马驰骋在这辽阔的马兰花草原。渴了,有青稞美酒酥油茶;饿了,有鲜嫩肥美的水煮羊肉和酥油糌粑,河边的帐篷里,传来嘹亮的歌声,牧民们载歌载舞。

马兰花草原处处是风景,站在栈道上观风景的人,不知自己亦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。夕阳将我的背烤得发烫,耳边凉风习习,马兰花飞舞……